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古希腊悲剧注疏

Tragicorum Graecorum  
cum commentariis

刘小枫◎主编



#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La Modernité d'Euripide*

[法] 德·罗米伊 Jacqueline de Romilly ◎著

方晖 罗峰◎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希腊悲剧注疏

Tragicorum Graecorum  
cum commentariis

刘小枫◎主编



#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La Modernité d'Euripide

[法]德·罗米伊 Jacqueline de Romily | 著

方晖 罗峰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 (法) 德·罗米伊著; 方晖, 罗峰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2. 4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222-0091-0

I. ①欧… II. ①德… ②方… ③罗… III. ①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约前 480-约前 406)-悲剧-文学评论 IV. ①I545. 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60833 号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Humensis, La modernité d'Euripide, 1986, 2<sup>nd</sup> edition

Copyright © 2022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9-6258 号

##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

作者 [法] 德·罗米伊

译者 方晖 罗峰

责任编辑 李安琴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2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古希腊肃剧注疏

Tragicorum Graecorum  
cum commentariis

刘小枫 | 主编

亚里士多德说：肃剧作品即便没有演出，也值得一读。后世应当不断从肃剧作品中学习的，是古希腊诗人在民主政治的时代如何立言……不再关注诗人的立言，而是关注社会习俗，我们失去的是陶铸性情的机会。

## 古希腊肃剧注疏

格里高利 欧里庇得斯与雅典人的教诲（待出）

科纳彻 欧里庇得斯与智术师（待出）

科纳彻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城邦政制

沈默 高贵的言辞：索福克勒斯《埃阿斯》笺证

戴维斯 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

阿伦斯多夫 希腊肃剧与政治哲学

德·罗米伊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 “古希腊肃剧注疏” 出版说明

古希腊肃剧源于每年一度的酒神祭（四月初举行，通常持续五天），表达大地的回春感（自然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的巡回），祭仪内容主要是通过扮演动物表达心醉神迷、灵魂出窍的情态——这时要唱狂热的酒神祭拜歌。公元前六百年时，富有诗才的科林多乐师阿瑞翁（Arion）使得这种民俗性的祭拜歌具有了确定的格律形式，称为酒神祭歌（*διδύραμβος* = Dithyrambos），由有合唱和领唱的歌队演唱。古希腊肃剧便衍生于在这种庄严肃穆的祭歌之间有情节的表演，剧情仍然围绕祭神来展开。

我国古代没有“悲剧”“喜剧”的分类，只有剧种的分类。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古希腊的 Tragedy 译作“悲剧”，但罗念生先生早就指出，这一译名并不恰当，因为 Tragedy 并非表达“伤心、哀恸、怜悯”的戏剧。的确，trag-的希腊文原义是“雄兽”，-edy（*ἡ ᾠδή* [祭歌]）的希腊文原义是伴随音乐和舞蹈的敬拜式祭唱，合拼意为给狄俄尼索斯神献祭雄兽时唱的形式庄严肃穆的祭歌，兴许译作“肃剧”最为恰切——汉语的“肃”意为“恭敬、庄重、揖拜”，还有“清除、引进”的意思，与古希腊 Trag-edy 的政治含义颇为吻合。古希腊的 Com-edy 的希腊语原义是狂欢游行时纵情而又戏谑的祭歌，与肃剧同源于酒神狄俄尼索斯崇拜的假面歌舞表演，后来发

## 2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展成有情节的戏谑表演，译作“喜”剧同样不妥，恰切的译法也许是“谐剧”——“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肃剧严肃庄重、谐剧戏谑浅俗，但在歌队与对白的二分、韵律及场景划分等形式方面，肃剧和谐剧基本相同。约定俗成的译法即便不甚恰切也不宜轻举妄动，但如果考虑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才一百多年光景，来日方长，译名或术语该改的话也许不如趁早。

古希腊戏剧无论严肃形式（肃剧）抑或轻快形式（谐剧），均与宗教祭祀相关。从祭仪到戏剧的演化，关键一步是发明了有情节的轮唱：起先是歌队的领唱与合唱队之间的应答式轮流演唱，合唱队往往随歌起舞。尽管轮唱已经可以展现情节，但剧情展示仍然大受限制，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演员，与合唱歌队的歌和舞分开，各司其职。从此，合唱歌队演唱的英雄传说有了具体的人物再现。起初演员只有一个，靠不同的面具来变换角色、展开戏剧情节。演戏的成分虽然增多，但合唱歌队的歌和舞仍然起着结构性的支撑作用。

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eisistratus，约前 600—前 528 年）当政（公元前 560 年）后，把狄俄尼索斯祭拜表演从山区引入雅典城邦，搞起了酒神戏剧节，此时雅典正在加快步伐走向民主政制。创办戏剧节对雅典城邦来说是一件大事——有抱负的统治者必须陶铸人民的性情，为此就需要德育“教材”。从前，整个泛希腊的政治教育都是说唱荷马叙事诗和各种习传神话，如今，城邦诗人为了荣誉和奖赏相互竞赛作诗，戏剧节为得奖作品提供演出机会，城邦就有了取代荷马教本的德育教材。剧场与法庭、公民大会、议事会一样，是体现民主政制的制度性机制——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总之，古希腊戏剧与雅典城邦出现的民主政制关系密切，通过戏剧，城邦人民反观自己的所为、审查自己的政治意见、雕琢自己的城邦

美德——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宗教祭仪，但并非所有古代文明都有城邦性质的民主政制。古希腊肃剧的内容，明显反映了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展现了民主政制中雅典人的自我认识、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观念的变化。追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肃剧，与追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演说术，同样没有意义。把古希腊戏剧用作一种普遍的戏剧形式来衡量我们的古代戏曲并不恰当，我们倒是应该充分关注雅典戏剧的特殊性，并关注它所反映的民主政制与传统优良政制之间的尖锐矛盾。

古代戏剧的基本要素是言辞（如今所谓“话剧”），戏剧固然基于行动；但行动在戏台上的呈现更多靠言辞而非如今追求的演技。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如何学习和研究古希腊戏剧。结构主义人类学兴起以来，古希腊肃剧研究不再关注传世的剧作本身，而是发掘戏剧反映的所谓历史文化生态和社会习俗，即便研读剧作，也仅仅是为了替人类学寻找材料。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中说，肃剧作品即便没有演出，也值得一读——人类学的古典学者却说，要“看戏”而非“读戏”，甚至自负地说，亚里士多德根本不懂肃剧。然而，后世应当不断从肃剧作品中学习的是古希腊诗人在民主政制时代如何立言……“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没有肃剧诗人，岂见伟大的传世肃剧！不再关注诗人的立言，而是关注社会习俗，我们失去的是陶铸性情的机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即便如今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肃剧演出，也可以通过细读作品，“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

幸赖罗念生、周作人、缪灵珠、杨宪益等前辈辛勤笔耕，至上世纪末，古希腊肃剧的汉译大体已备，晚近则有张竹明、王焕生先生的全译本问世（译林版2007）。“古希腊肃剧注疏”乃注疏体汉译古希腊肃剧全编，务求在辨识版本、汇纳注疏、诗行编排

#### 4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等方面有所臻进，广采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相关成果，编译义疏性专著或文集，为我国的古希腊肃剧研究提供踏实稳靠的文本基础。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5年1月

## 中译本前言

在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中，唯欧里庇得斯享“舞台哲人”之誉，盖因他牵绊于那场堪称古希腊“启蒙运动”的“智术师运动”。相传，他不仅是自然哲人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与智术师相交甚笃，还分外受苏格拉底关注（尼采就将两人相提并论），更与现代大哲康德、卢梭等人遥相呼应。欧里庇得斯是诗人，何以又跟哲学纠葛不清？欧里庇得斯是古代诗人，何以又与现代性牵扯不明？

对于这两个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法国古典学大家德·罗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1913—2010）在《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一书中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回答。德·罗米伊开宗明义，欧里庇得斯虽是古希腊人，却可谓古代的现代人：不仅诸多现代思想在欧里庇得斯作品中已发先声，欧里庇得斯还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以一种新的悲剧艺术开启了古典诗文的现代性走向。

### 一 戏剧合为时而作

德·罗米伊是法国著名古典学家，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1973年）首位女教授，生前曾任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荣膺法国荣誉勋位一级勋章等殊荣，凭借对古希腊文明，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史的研究蜚声学界。在巴黎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

## 2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位后，德·罗米伊曾先后任教于法国几所知名大学。德·罗米伊一生勤勉，著作等身，著述广涉古希腊文明和思想史研究，代表论著有《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Thucydide et l'imperialisme Athénien*, 1947/1951）、《希腊的民主问题》（*Problèmes de la démocratie grecque*, 1975）、《古代雅典的民主热潮》（*L'élan démocratique dans l'Athènes ancienne*, 2005）、《古希腊悲剧研究》（*La tragédie grecque*, 1982年第三版）、《厚蕴沉香：希腊悲剧》（*Tragédies grecques au fil des ans*, 1995）、《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恐惧与焦虑》（*La crainte et l'angoisse dans le théâtre d'Eschyle*, 1958）和《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La Modernité d'Euripide*）等，广惠学林。

德·罗米伊以研究古希腊史学起家，在修昔底德研究上造诣尤深，曾先后出版《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修昔底德的史学与理性》（*Histoire et raison chez Thucydide*, 1956）等著作。数年后，她还受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久负盛名的“杰罗姆讲座”（Jerome Lectures）发表长篇演讲《古希腊作家论城邦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According to Greek Authors*）。讲稿随后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初版，1991年再版）。可以肯定的是，德·罗米伊对史学的关注绝非现代意义上奉史料考据为圭臬的实证史学，而是带着明显的文明关切。这就是她的史学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史学特点的原因所在。这个特征在她晚期重回修昔底德史学研究时已彰明较著。在2005年面世的《修昔底德笔下政治史学的创生》（*L'invention de l'histoire politique chez Thucydide*）一书中，德·罗米伊就直接挑明了她的政治史学进路。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志》卷一就开门见山，他要从人性本身入手来稽考希腊成败兴衰之理。<sup>①</sup>通过细致梳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希腊各邦带来的全方位巨变，他期望后世能借此通古今

---

<sup>①</sup>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 22. 4。

之变，以鉴古观今。在这点上，德·罗米伊显示出与修昔底德一样的雄心：修昔底德通过以文学化（讲故事）的笔触描述那场影响深远的伯罗奔半岛战争，不仅试图探究雅典城邦衰亡的根本原因，还试图借此透析万物之理，穷究深藏于人性中的普遍原因。而德·罗米伊对古希腊文史的研究，甫一开始也结合了她对古希腊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普遍的政治危机和道德困境的关注。用她本人的话来说，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出现了一股风潮，“致力于通盘认识适于多数情况的重要方案”（页168）。

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以此描述德·罗米伊本人毕生的学术志业也并无不妥。

由此不难发现，德·罗米伊对古希腊诗文（尤其悲剧）的兴趣同步于她对古希腊史学的兴趣。与她的史学论著几乎同期出版的，有数部同样影响深远的诗文研究：《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恐惧与焦虑》（1958）、《怜悯的演化：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L'évolution du pathétique d'Eschyle à Euripide*, 1961）、《古希腊悲剧中的时间》（*Time in Greek Tragedy*, 1968）、《古希腊文学述要》（*Précis de littérature grecque*, 1980）等。德·罗米伊敏锐地注意到，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与史家修昔底德的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1984年出版的《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的相似反思》（*Réflexions parallèles chez Euripide et Thucydide*）一书中，她就对比了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半岛战争的同步思考。

德·罗米伊把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的这种对比延续至两年后出版的《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PUF, 1986）中。在这部聚焦欧里庇得斯与现代性的专著中，她明确把欧里庇得斯视为与修昔底德同样重要的思想家。德·罗米伊指出，对于学科分类并非像如今这么泾渭分明的古希腊时期而言，“不仅有一种欧里庇得斯的哲学，

#### 4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

也有一种修昔底德的哲学”（页 21）。她还发现，触发这两位思想家写作的动机，都在于深入反思伴随那场旷日持久的希腊内战而来的深重的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

不过，在展开论述前，德·罗米伊首先界定了欧里庇得斯与现代性的关系。她很清楚，要把“现代性”这个极为现代的概念用在欧里庇得斯这位古代作家身上，必然引发困惑。为此，必须首先弄清，欧里庇得斯在何种意义上称得上“现代”？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首先在于“较之他的同代人和前人，欧里庇得斯是现代人”（页 5）。正如她所言，只有在与前人的对比中，才能更好地凸显欧里庇得斯何以是现代人。为此，德·罗米伊跟随阿里斯托芬的眼光，将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进行了对比。她发现，伯罗奔半岛战争绝不仅仅带来了一场政治危机，也带来了一场信仰危机：

埃斯库罗斯对神义永在的朴素信仰也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下遭到不同程度的动摇。这场危机改变了戏剧的精神，也改变了邦民的精神。（页 6）

对此，德·罗米伊依照阿里斯托芬的见识，将之归因于新旧两代人的差别：有别于亲历过雅典史上最辉煌的波斯战争的前辈，欧里庇得斯见证了这座由此崛起的帝国大厦将倾的末日图景。较之埃斯库罗斯笔下对雅典充满自豪及一切正蓬勃向上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仍清晰可辨），欧里庇得斯身处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页 22）。从修昔底德笔下可知，这场历时二十余载的战争如何将人类珍视的一切价值毁灭殆尽，战争带来的无谓牺牲和肆意屠戮如何将人性的残忍暴露无遗。此世的无常同样令欧里庇得斯生发了一种幻灭感。我们看到，即便在他笔下的英雄人物身上，起支

配作用的也总是灵魂中“人性，太人性的”的那个部分（比较《伯罗奔半岛战争志》，1. 22. 4）。

然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那场危机中，雅典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欧里庇得斯如此毅然决然地与传统决裂？很显然，和欧里庇得斯一样，索福克勒斯也亲历了雅典民主制盛极而衰的整个过程，但他没有显示出这种义无反顾的决裂……

对于欧里庇得斯与同时代人索福克勒斯判然有别的精神气质，德·罗米伊将之归因于天性的不同。她还注意到，两人虽同时经历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智识革命（智术师运动），在受影响程度上却迥然不同。智术师们在雅典搅弄风云之时，索福克勒斯已过知天命之年，欧里庇得斯却“正值对新事物充满热情的年纪”（页8）。他带着天生哲人般的敏锐感知力，全方位接受了这场思想大潮的影响，并以悲剧创作的方式热情洋溢地投入这场如火如荼的智识革命。

在他的所有传世剧作中，欧里庇得斯无不倾注了对母邦雅典那段令人失望、困境重重的岁月的关切。他的所有作品都记录了雅典在这段罹乱的特殊历史时期遭遇的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内战的爆发令原本就已走向脱缰边缘的雅典民主制的弊端日益凸显，由智术师启蒙开启的质疑一切传统价值的风尚，给雅典社会带来的不是普遍开化，而是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传统伦理秩序一面举步维艰地维系社会秩序，一边渐渐濒临土崩瓦解。

可以肯定的是，欧里庇得斯虽积极投身这股思潮，却并未全盘接受智术师的教诲。面对这场风靡一时的思潮，欧里庇得斯在热情拥抱的同时，也敏锐意识到由智术引发的道德危机，甚至在剧作中以他特有的方式与智术师对抗。

欧里庇得斯的确意识到智术师给雅典社会带来的深重道德危机：普罗塔戈拉等智术师深以为傲的“双重论证”的诡辩技巧，就

世间万物展开理性论辩，很可能无意之中为野心家或贪婪之人作了似是而非的辩护。由此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标准的缺失，直接冲击了人世基本的伦常秩序。在《云》中，阿里斯托芬就用智术师让儿子学会论证儿子打老子有理的例子，栩栩如生地呈现了智术对传统伦理和城邦秩序的根本挑战。

然而，看到了智术的危险是否就意味着他要为此寻求解决方案呢？

在《海伦》中，欧里庇得斯就显示了非凡的论辩力，通过把特洛伊战争的起源归咎于海伦的“幻影”，他对智术师的诡辩进行了冷嘲热讽。欧里庇得斯在此剧中显露出的论辩力甚至令头号智术师也自愧不如。然而，与前辈埃斯库罗斯对邦民“德性”的关切不同，由于欧里庇得斯关心的是“求真”，他通过“把戏剧变成理论论争的场所”，一面把古希腊悲剧变成“观念剧”，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页 153），一面又在与智术师对抗中吊诡地与之站在了同一阵营。德·罗米伊诉诸尼采的评断，解释了欧里庇得斯这种令人困惑的悖谬：

所以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总是冷和热的混合体，既能让人冻得发僵，又能让人热得发烫。<sup>①</sup>

德·罗米伊还发现，欧里庇得斯身上独有的气质之谜，集中体现于他的剧作中两种互生齟齬的“趣味”：理智主义的趣味与怜悯的趣味。

通常认为，“追求怜悯与展开理性思考”格格不入。但一旦看到，欧里庇得斯笔下人物的大段说理，几乎总是为了激发“怜悯”，

---

<sup>①</sup> 尼采，《悲剧的诞生》，赵登荣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第12节。